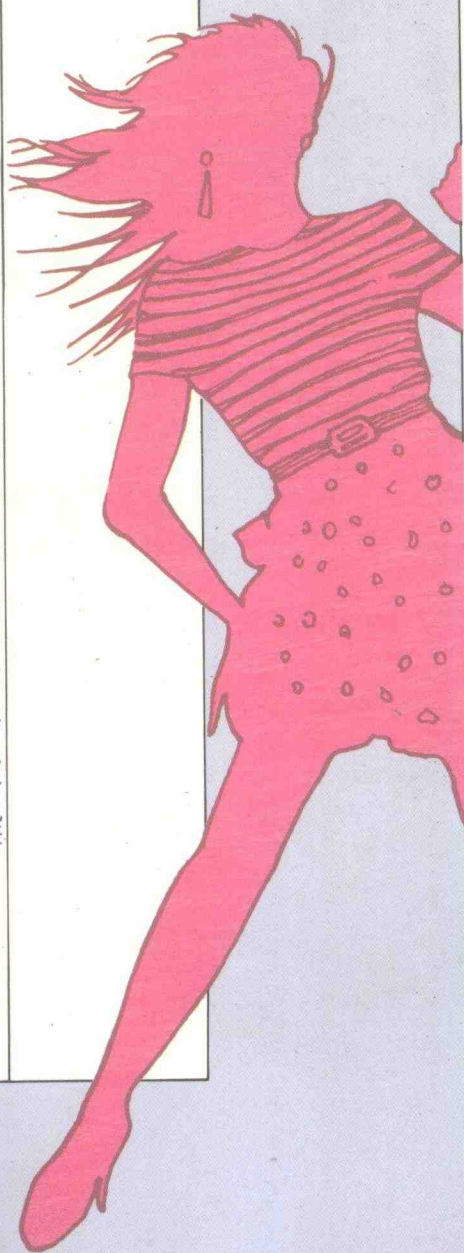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小說族》策劃

小說驚馬艷



陳麗宇·林文華·黃雅歡·王湘琦·葛愛華·師瓊瑜·陳玉姑·周昭翊·謝叔珍·聯合執筆

一九八九年文壇剛剛升起的九個太陽!!

小說族叢書 7

小說驚艷

小說族策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

小說驚艷

小說族策劃 定價120元

小說族雜誌社／出版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・(02)7135273

(02)7135736・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(北辰著作權事務所)

製版者：啓示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3095259・30969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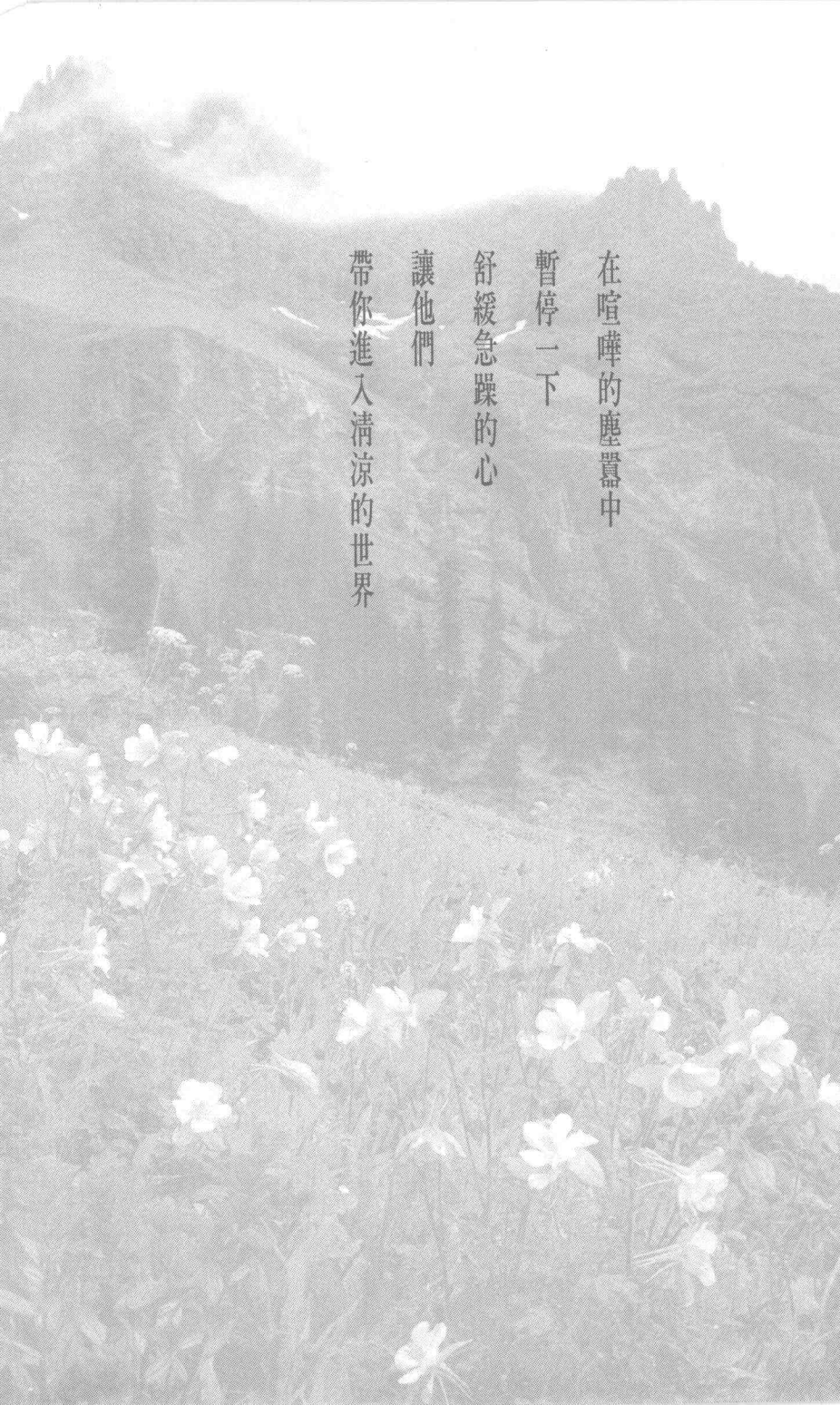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78年10月第1版第1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0017944-1(希代書版)

《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》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ountain landscape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is a field of white flowers, possibly columbines, with green foliage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steep, rocky mountain slope with some sparse vegetation. The sky is bright and hazy.

在喧嘩的塵囂中

暫停一下

舒緩急躁的心

讓他們

帶你進入清涼的世界

乘著心情的小風帆

——出版緣起

滾滾紅塵，未曾有過固定容顏，恰似滄海波濤，浪起、浪沒，總在一瞬之間。

而在此萬變紅塵中，儘管日子是一成不變，人們的心情卻是時刻暗潮湧湧，因他人而哀樂，更爲自己而歡愁！

於是，筆耘的人，不住地忙碌，爲這塵世記錄過往情事，讓奔波於水泥叢林下的現代人，能夠稍稍舒解緊繃的神經，使沈睡的心感功能再次甦醒，以調整既定的步履。

「小說驚艷」，就是文壇中新近掘起的筆耘者，他們懷抱滿腔熱誠，透過手中的銳筆，

暢快寫進人們心底不易探照的角落，引動人們不自覺的慨歎。

這些教人驚艷的小說家，大多踏出校園不甚久遠，依然保有學子的純真摯情，也融入專業作家的洗練筆觸，行文用字別具一番豪情與圓熟的特色。

朋友們，當沈重的工作暫告一段落，何不輕鬆一下！

找個清靜的午后，或是獨處的子夜，煮杯咖啡、泡壺熱茶，讓清香伴著樂聲翩翩起舞，而後，再緩緩撲進躺椅中，坐擁滿室的純淨，沈澱奔波後的塵垢。心靈澄淨後，隨著「小說驚艷」，搭乘心情的小風帆，暢快遊歷一趟如夢似幻的真實人生，不管此程是晴空萬里、或是梅雨陰霾，皆能掀起感悟的漣漪圈圈。

目 錄

- 乘著心情的小風帆

5

——出版緣起

- 地下道裡嗚咽的孩子

陳麗宇

11

她快速地跑進地下道，心想：就快回家了！突然，她又見那孩子站在垃圾桶旁邊，而且臉上血跡處處……

- 永遠的 M 4

林文華

35

他無法克制地啜泣起來，伏在字牆上，漸漸竟轉為大嚎。

就為這小小錯誤，他為K和自己帶來一生的惆悵……

□ 連身百合

黃雅欽

57

芝安開始恨芝平的時候，並沒有去阻止自己。她把所有的怨恨寫在日記裡，同時學會幻想一些揚眉吐氣的故事，並暗自許下一個誓言。

□ 舊恨

王湘琦

77

他真正計較的，只是一種感覺——她也在屋裡的感覺；他真是厭惡孤單！自己一個人待在懸在半空中的方盒子裡，幾乎令他瘋狂！

□ 還不是雨季

葛愛華

93

高中聯考的前一夜，小璇從她唸書的窗口探下了她的小身子……整件睡衣都是血。

後來余伯維告訴我時，我怎麼也不肯相信她竟有那種勇氣……

□ 記事本末

師瓊瑜

121

殘破的書屍在空中漫天飛舞，我也跟著手舞足蹈起來……飛呀！飛呀！我看到了爸爸、媽媽、妹妹都半跪著在燒東西，並且還哀傷的哭著，嘴裡喃喃的唸唸有詞。

□ 心河

陳玉姑

165

從小到大，她一直生活在角落裡，連情感也是，從不奢望、也不相信，除了自己的體溫，誰能溫暖自己？

□ 裸女風雲

周昭翡

185

他決定再也不要羅玲欣的當，倒要看誰厲害！她會磨他，他便要她知道，他蘇經理到底也不是等閒之輩！

□ 結婚

謝叔珍

2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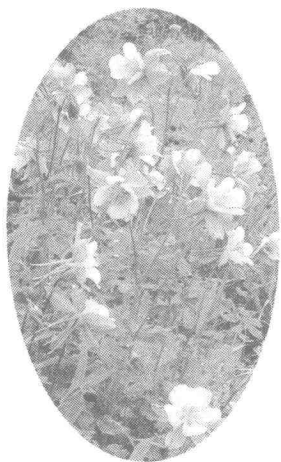
當天晚上，孩子的事就解決了。

「恨不恨我？」立白柔聲低問。

而季玲只是一味緊閉雙唇，說什麼呢？如果世間可以輕易說愛恨、說聚散，不就簡單得多嗎？

陳麗宇

地下道裡嗚咽的孩子



陳麗宇

於生活之間，乍然臨在「我」身上的種種紛擾，任由時間輾過，仍舊揮却不去，總是喧攘於心頭，於夢裏。唯有一張紙一枝筆可以排遣和消解。

她企圖伸出觸手去探測世間人情的溫度，作品比較傾向於人間關懷，或許技巧不夠純熟，但是一股熱切的自我期許充分呈露於文中。

她說，等待著一塊厚實的土地，她願努力去耕耘。

「媽咪，我好怕啊！媽咪，妳在那裏？」

黑暗之中，孩子伸展著小小的手臂拚命向上揮動，濃霧也像鬼魅般籠過來。怎麼這麼遠？小同彷彿就在眼前啊。錦若死命地撥開霧氣，向著彷彿快被遠方嵌進去的孩子奔去：「孩子，等我！別怕啊！媽媽在這兒。」然而當一伸手幾乎要碰到小同時，他忽然像被四周圍的空氣吸去了般，不見了。錦若大驚，掩面狂叫：「小同——。」她猛地從一塊冷冷的夢土上摔落。

汗水涔涔地沿著錦若的髮際、頸間滲入衣衫裏，她却覺得渾身冰涼。楞在床上良久，依然深深沈在夢境裏，一股壓迫感凌空而來攫獲住她，簡直要受不了了，猛地一翻身，不料却壓到身邊的丈夫。她又反彈似地縮回來，還好銓之只嗯嗯啊啊地不知咕囔了句什麼，又沈沈睡去。

錦若側身望著他熟睡的面容，當下一陣心疼湧自心底。她想，這時候的他多像一個大男

孩啊！臉上沒有了那層硬塗上去的寒霜，線條顯得柔和多了。可是，她知道這種可以讓她掌握住的溫柔早已消失得好遙遠了！好遠……好遠……她楞楞地望著他，心裏頭壓著的那片陰影總教她不敢任意舒展潛在心底的想望。咫尺天涯呵！她頹然地翻身下床。

仲夏時節，太陽露臉得早，不過清晨而已，陽光已透過百葉窗，細細碎碎地灑了滿屋子。她站在窗邊，惺忪的臉龐分割成一片一片：光影相疊、思緒積壓。又是另一個清晨！昨日的延續罷了。

日子總是這樣反反覆覆、無聲無息地流過，載走了什麼？又沈澱了什麼？她不知道。那時光的脚步却是很刻意似地蹣過她的身心，留下許多觸目的痕跡。多久了？他們怎麼會變這樣子？

兩個人共處在一個屋簷下，睡著同一張床，但是心却遠得彷彿是太平洋兩岸一般。難道她錯了嗎？錦若猛地甩甩頭，不願去想。看看牆上的鐘，倏忽記起今天有個重要的記者會，忙攔下紊亂的思緒梳洗去了。可是，小同的影子仍然揮却不去，梳洗之際，她只能對著自己說道：「周錦若！妳不能再想他了。不能！知道嗎？」鏡中那對眸子却是印著刻骨的牽掛。臨出門前，錦若留了張紙條壓在床邊：「銓之，我上班去了。早餐在桌上，記得吃，

bye bye!」然後輕輕地閤上門。

她的工作是編輯，每天朝九晚五；而銓之是日報主編，下午才上班，一直到深夜才結束。兩人難得找出時間聚在一起。剛結婚那段日子，小倆口甜甜蜜蜜地計劃著要如何改變，後來發生了「那件事」之後，這種錯開的情況却像是替兩人找到最好的藉口可以互不干涉，因此便如此地僵持著，兩人都無意去改變。

當她照例從家裏附近的地下道經過時，又看見了那個孩子。這天，遠遠地，錦若便留意到，垃圾桶後像往常一樣有「東西」在蠕動。她已經走超過了好幾公尺，忍不住又回頭看，果然又是他！烏漆抹黑的一張臉，上面嵌著對小小亮亮的眸子，鼻子不高，嘴巴也小小的，躲在桶邊，彷彿與生俱來就帶著髒髒的感覺似地。

約莫一個星期了，錦若每天早上和下午經過地下道時都會看到他。起初，她也沒特別留意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她赫然發現他在垃圾桶裏翻出一瓶可樂罐子，貪婪地吮吸剩餘的可樂時，終於她無法再忽視他的存在了。

當時，那個孩子臉上流露的急態、搜尋、和滿足的種種表情陡然扯痛了她的心弦。她情不自禁站在原地呆呆望著。路人摩肩擦踵而過，匆匆忙忙地，誰也不在意她的停佇。

突然，那孩子像是意會到有人專注地在看他，於是他斜斜地拋過來很不友善的眼光，低低咒罵了幾聲，便一溜煙跑了。突然間，錦若看見他的雙腿背後竟烙著一道一道鞭打的痕跡！

這個時候，他仍然站在桶邊，臉上似乎有層猶疑不定的神色，不時看看錦若，帶著頗為不憚的表情。他也許有十歲了吧？錦若想，怎麼會在這兒呢？她很跨過去問問他，但是那孩子眼裏的警戒和防衛使她凍結了脚步。也許又會嚇跑他；可是，他在垃圾桶裏又能找到什麼好的東西呢？錦若的心隱隱的抽痛，想起小同，眼前便模糊一片。小同現在過得好嗎？會不會也落得這般？——不，不，不會的，絕對不會的。

方家夫婦倆一定會遵照諾言善待他，一定一定的。錦若反覆地在心裏安慰自己，緩緩地目送那孩子的背影消失在轉角處。

她也和銓之提過。一天晚上，錦若想著許多心事睡不著，挨到深夜時分，銓之回來了，待他躺下，她便說道：

「你知道地下道那兒有個小孩嗎？」

「地下道？那裏的小孩子多得是。」他的聲音平平板板的，不帶任何感情。